

菊島菜菜子



翁佩嫻

作者簡介

翁佩嫻，一九八六年生，搭飛機通勤的澎湖人。中央英文系、台大新聞所畢業。曾任科技產業線記者，現為專職自由撰稿人。個人網站 heemie.org，歡迎來看故事。

得獎感言

人生在世不容易，寫下體驗過的愛。我在許多菜菜子們的善意裡，平安，長大，進而能寫出這些小島上的故事。獻給我的媽媽、菊島的菜菜子們，以及——努力生活的我們。

菊島菜菜子

回澎湖年前大掃除，發現客廳角落的冷塑燙髮機，閃著一種全新品才有的光澤。媽媽說，上一台使用超過十年了，前陣子運轉出現問題，只好換台同型號的新機。打從電頭毛店開店以來，這已是第四台冷燙機了。

而另一個角落的熱塑燙髮機，則亙古不變地佇立在那。金屬外殼立柱、低飽和度的淺橘漆色、方角角的设计風格，典型上個世紀的工業產品。這台渾身充滿歷史的熱燙機，究竟幾歲了？

「恁姊姊今年幾歲，伊就幾歲。」媽媽把一件舊衣物當做抹布，正擦拭著熱燙機的懸吊式透明頭罩。

「原來這台超過四十年了啊。」我說。媽媽的手條地停下，訝異地問：「……恁姊姊有四十多歲了？」

姊姊滿周歲後，媽媽在客廳開始幫客人電頭毛，姊姊的年齡因此約當於媽媽的創業時長。我們的年紀，是媽媽對諸多事物記憶的度量衡。比如那台綠色皮質洗頭椅，與我同齡；客人修腳趾甲時的墊腳木矮凳，則與弟弟同齡。

掃除完畢，一頭稀疏灰髮的歐巴桑客人，正巧拉開大門，問現在能電頭毛嗎？前刻還在感歎近

年客人愈來愈少的媽媽，眼睛亮了起來，立即換上工作圍裙，前去招呼。

我卸下圍裙，想悄悄淡出客廳，仍舊被眼尖的歐巴桑客人抓個正著。她坐在椅上，隨口問我今年幾歲。她的髮絲布滿水氣與白色泡沫，在媽媽的巧手下，被揉捏成一尊向上聳起的毛筆尖。

「啥？我已經給恁媽媽電頭毛三十幾年了啊！」她直呼頭一次光臨電頭毛店時，我還只是在媽媽背上呼呼大睡的小嬰兒。我們的年紀，也是「菊島菜菜子」們對事物記憶的度量衡。

屏東外婆家的女性長輩們，小巧袖珍，比成年的我還矮一顆頭，名字是玉蘭、春蘭等「花系列」；而媽媽店裡的老主顧們，翠綠挺拔，多數高我半顆頭，有個「菜系列」名字——白菜、高麗菜、韭菜，或木瓜、冬瓜、金瓜。

以蔬菜取名的歐巴桑客人們太多了，我經常搞不清楚哪位是白菜嬤、哪位是冬瓜嬤，私下稱她們為「菊島菜菜子」。

媽媽二十幾歲創業時，這群長她十幾、二十歲，甚至三十歲的菜菜子們，是第一批顧客。在這之前，小漁村沒什麼電頭毛師傅，菜菜子們得走上兩個鐘頭路程，前往十公里外的市區美髮店。燙髮動輒數小時起跳，若結束後天色已暗，還得向老闆借宿一晚，翌日再頂著新燙頭髮，走兩個鐘頭回家。

乍聽這故事時，覺得不可思議，竟有人為了燙頭髮，來回走路四小時，還得借宿在外。但轉頭

一想，自己為了買日本品牌的漂亮衣服，不也買機票、訂旅館，特地飛到當地逛街採購好幾天嗎？在追求「美」這件事上，我與菜菜子們心有靈犀。

在菜菜子們眼裡，剛遠嫁澎湖、一臉生嫩的媽媽就像小妹妹。當年媽媽總揹著襁褓中的我，彎下腰，替躺在洗頭椅上的她們洗淨頭髮。菜菜子們不忍心，說服媽媽卸下揹帶，雙手接過小嬰兒的我。我躺過好幾位菜菜子的懷裡，聞過她們身上的小管味、小魚乾味。

有時，被安置在嬰兒車裡的我，餓了大哭討奶喝，媽媽匆忙停下正在上髮捲的手，泡好牛奶後，奶瓶便被一旁等待弄頭髮的菜菜子們順手接過，餵著嬰兒車裡的我。

上小學後，在客廳寫作業時，我經常聽到菜菜子們閒聊漁村八卦，以及總是上演的「好命論」。

「汝好命！女兒生兩個孫子了。」

「汝好命！兒子每次都帶汝來弄頭毛。」

「汝好命！食到八十歲了，還可以家已行路來電頭毛！」

在「好命來好命去」的你一言我一語裡，菜菜子們的好命論，如同散播力極強的快樂菌種，讓客廳空氣裡的好命指數破表。

菜菜子們聊起附近一位高齡阿婆，說「她已經好命了」。我愈聽愈疑惑，因為那陣子騎腳踏車時，曾路過阿婆家人搭起的喪禮棚架，嚇得我趕緊撇頭，狂踩踏板飆車離開，深怕瞄到不該看的。

從不參與她們閒聊的我，忍不住問：「阿婆之前不是走了嗎？哪裡好命？」

客廳空氣突然安靜。下一秒，菜菜子們同時噴笑，媽媽也一臉意味深長。待笑聲像碎浪散去，那位正在讓媽媽上髮捲的菜菜子開口：「『走了』就是『回去了』，回去天堂好命了。阿婆好命了，因為她毋免操煩世間的代誌了。」

菜菜子們總把話說得很輕，因為她們的生命裡扛過許多重量。

那位告訴我「走了毋免操煩」等同「好命」的菜菜子，大家叫她「阿嚴嬌」。「阿嚴」是她老公名字，而她的名字是「高麗菜」。那姓氏呢？不可能恰好姓「高」吧？媽媽聳聳肩：「毋知影，無人叫過伊的名。」

高麗菜婆的一生，扛了數個標籤，妻子、媳婦、母親、阿嬤；而她生命裡第一個，同時也影響最深遠的標籤是——長女。

那年代的澎湖長女，另個含義是「犧牲」。一般人小學六年級畢業，她讀完小學一年級後便「自行畢業」。因為家裡男性長輩在船上與大海奮鬥，女性長輩在披（曬）小管場與太陽奮鬥，厝裡需要有人煮飯、打掃、顧小弟。

她卸下書包，揹起襁褓中的弟弟。忙完家事後，把弟弟揹著，光腳「咚咚咚」地跟著同齡小孩哪裡熱鬧哪裡去。據說「紅的去，白的也去」。

十幾歲時，高麗菜婆最小的妹妹出生了，一度打算送養。無緣養父母來古厝抱小妹的那天，她一屁股坐在自小被叮嚀絕不能亂坐的門檻上，頭次忤逆長輩：「誰把小妹送走，就跟誰拚命。」

弟妹們長大後，遷往高雄工作生活。兒女們也多數循著舅舅阿姨們的路徑，留在高雄。高麗菜婆的老公過世後，古厝裡僅餘她一人。晚輩紛紛說要接高麗菜婆去高雄。可她只去了幾個月，便堅持搬回老家。旁人勸她接受晚輩的孝心，高麗菜婆說：「生死有命。如果我哪天怎樣了，就怎樣了。無要緊！」

高麗菜婆把獨居生活過得很愜意。她在古厝旁農地，用表面布滿坑洞又尖銳的砧砧石，圍起一道矮牆，在親自打造的菜宅裡種菜。我騎腳踏車經過她的菜宅時，經常看到高麗菜婆戴著寬簷帽、蒙著碎花布，僅露出一條眼睛，提著以廢棄塑膠桶改造的肥料桶，彎腰澆灌著與她同名的一顆顆高麗菜。

她經常來我家。電頭毛時來，沒電頭毛時也來。見到客人群裡有熟悉朋友時，便坐下與客廳裡的菜菜子們談天說笑。

小時候，有次高麗菜婆過午來我家，見到忙碌的媽媽抽不出空煮午餐，我餓到沒力氣哭喊。她轉身離開。沒多久後，拿了一盤剛炒好的高麗菜讓我配飯吃。

媽媽炒高麗菜時，會仿效外婆的手法，切碎蒜頭爆香。年紀與外婆相仿的高麗菜婆，炒高麗菜時則加入許多搗碎的澎湖花生米，有種特殊的鹹香。我從未見過我的澎湖阿嬤，據說阿嬤是來自隔

壁村的養女，如果阿嬤在世，她炒的高麗菜應該也會加入搗碎的花生米吧。

高麗菜婆年紀更大後，依舊天天彎腰，澆灌菜宅裡的一顆顆高麗菜。儘管腰背彎了，雙腿依舊挺直，不像其他阿婆們，兩條腿被農忙彎成向外的圓弧狀。但她的活動範圍大幅縮小，無法走路來給媽媽電頭毛了。

雖然不常出門，她每天仍穿著成套的小碎花衣褲，梳淨的白髮勾向耳後，粉色髮夾固定著兩側髮絲。媽媽會定期接到她的電話，然後帶上理髮工具，前去高麗菜婆的古厝，替她修剪頭髮。

某個夏日午後，高麗菜婆一邊看電視一邊吹電風扇，閉上了雙眼。媽媽接到電話，換上素淨衣服，最後一次前往高麗菜婆的古厝，為這位超過三十年的老主顧，上一炷香。

菜菜子們聊起高麗菜婆，都說她有夠好命，老了也沒躺過一天醫院，有福氣地回去了。媽媽聊起她，眼前會泛起一片霧。娘家遙遠的媽媽，有時會把經常來家裡的高麗菜婆，當成在澎湖的另個媽。

另一位菜菜子，名字是那世代的菜市場名「白菜」。白菜婆的小古厝很迷你，彷彿是等比例縮小的三合院。首次造訪時，我以為來到小人國。中間大厝的天花板低矮，手一舉高，便能拉住垂下的大燈開關拉繩；踏進兩側的櫺頭前，得略微低頭，才不會撞上屋簷；前門的埕，放了一台洗衣機與一輛腳踏車，再無剩餘空間。

白菜婆快九十歲，牙齒掉光了，笑起來跟小嬰兒口腔一樣，像夜空。走路時，腰背彎到與下半身呈九十度直角，像拾穗的彎腰婦人。她總是在外籍看護的攙扶下，拄拐杖，如同學步幼兒，從對巷小碎步小碎步地，走來給媽媽剪頭毛。媽媽叫她別再走這麼遠，下次親自去古厝替她修頭髮，但白菜婆說坐不住，想出門透透氣。

白菜婆不只是第一批老主顧，也是媽媽的第一位客人。結婚生子後，媽媽當了三年多全職主婦，常常只能煮粥配黑糖。孕期時想吃酸甜水果，見到白菜婆古厝旁菜宅裡的果樹成熟了，垂下圓圓小小的番石榴，便偷偷摸摸走近，摘了一顆。沒心思去想道德與否，入口時，只覺得從未吃過如此美味的番石榴。

白菜婆或許知情，也或許不知情。後來，她不斷鼓勵婚前在高雄鬧區美髮店闖蕩過的媽媽：「汝來開店，幫我電頭毛，我幫汝估逐家講。」

被說服後，媽媽翻找嫁妝行李的深處，找出捲子與藥水，去白菜婆家裡替她電頭毛。當時沒有燙髮機，只能拿著吹風機，耐心地把一排排捲子「吹」熱。白菜婆頂著一頭新燙髮，去廟口買菜，去宮裡拜拜，去披小管，去鄰居家開講。不久後，附近的菜菜子們，隔壁村的菜菜子們，隔壁村的菜菜子們，統統來找媽媽電頭毛。

白菜婆愛聊天。耳朵重聽了，嗓門依舊中氣十足。媽媽替她弄頭毛時，經常得貼在她耳邊大吼，但吼完後，總換來前後文不符的回覆。小時候出門碰到白菜婆，她總東一句「汝咧命待」，西

一句「汝摸酷斗」。最初聽不懂她濃厚的澎湖腔，因為我的母語是向媽媽學來的屏東腔台語。聽幾次後，才明白她問的是「你在做什麼」以及「你要去哪裡」。

白菜婆更老了，小碎步走不久，坐起輪椅了。兒女輩把她接去台灣同住。每逢元宵節與夏天，兒女輩會提前回到古厝，裡裡外外大掃除。接著，白菜婆會在看護陪同下，搭機回到小古厝，住上好幾天，理由是：「我要看元宵的鬧熱，還有熱天的花火節。」原本幾乎天天見面的白菜婆，如今一年僅見兩次。

媽媽說起自己的老主顧們，老的老，走的走，留在世上的不多了。從前，在客廳替年輕的菜菜子電頭毛；後來，去菜菜子的家，替逐漸萎縮退化的她們剪頭毛；最後，在菜菜子的照片前，上香。

元宵過後，看護帶著白菜婆來電頭毛。頂著一頭新燙的蓬鬆短鬚髮的白菜婆，搭機回台灣後，打了通電話給媽媽。媽媽努力對著話筒大吼，然後笑呵呵地掛上電話。

「白菜婆講，厝邊呵咾（稱讚）伊電頭毛後，看起來有夠少年。」

媽媽邊說邊拿起抹布，將新買的冷燙機擦拭乾淨。頭罩的透明外殼被拭得發亮，找不到一枚指印。媽媽的臉龐也變得很亮。

善種子

吳鈞堯

容易看似日常，而被當做平常，直接擋在決審門檻外，進入決審，且獲得滿分掄元，是一趟驚奇之旅。媽媽接受「白菜婆」建議開店，且義務扮演推手，不久菜菜子們都來電頭毛。白菜婆老了，以前天天見現在一年只見兩次。頭毛史，春秋史。獨居的「高麗菜婆」從客人變成家人，主、客之間不再是消費關係，而是人情連結。細事有重量，愛美的事，從皮相轉而內化，婦女交誼、澎湖民風景觀，寫得自然又深刻。

這篇得首獎，更大的意義來自於散文要怎麼寫的回應，該「模組化」不斷「異業聯盟」，拓展技術性的陌生化？還是回歸初心，看到灼亮的、溫柔的美學建立？來自生命的反芻，方能吞吐日月，樂見旭陽昇自「菜園」，善種子，映照感恩的果實。